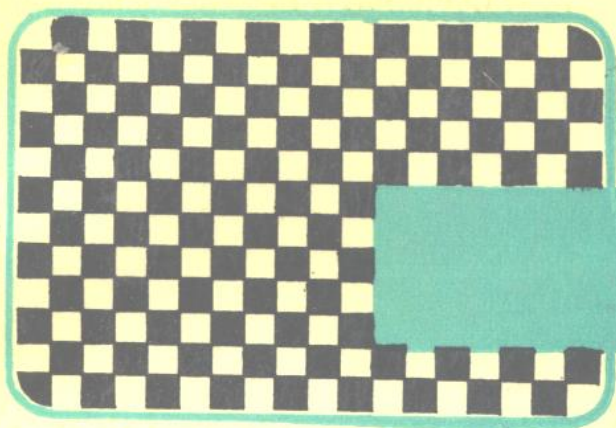


电视节目制作丛书

TV



电视剧艺术论

宋家玲 著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姜依文 王 岩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版式设计：王 晶

G22
SJ4

电 视 剧 艺 术 论

宋家玲 著

440953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)

沈阳市第九印刷厂印刷

272页

全国统一书号：7450·016

ISBN7-81004-032-4/G14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813 字数17万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0000册 定价2.50元

编者的话

电视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媒介，已深深介入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新兴的、富有生命力的电视文化正在形成、发展。

我国的电视传播事业，近几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。目前全国已拥有三百多座电视台和数以千计的录像节目制作部门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热情地走上电视工作岗位。他们渴望获取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，纷纷要求我们供应有关教材。同时，电视实践热切呼唤理论的局面也已经出现。

目前，有关电视节目制作的理论与实践的书籍，国内尚不多见。为了促进电视理论建设，满足社会的需要，我们在学院领导的指导下，组织本系教师，将多年教学实践中所探索积累的教材和科研成果，精心进行整理加工，撰写出这套《电视节目制作丛书》分批由我院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，定于一九八八年初全部出齐。

这套丛书包括电视节目的应用理论和采访、写作、摄录、编辑、制作各方面的专业技能的专业著作。我们的编辑方针是求新、求实、理论联系实际。力求从我国电视工作的需要出发，对各类新鲜而实用的专业知识作较系统、较科学的阐述。文风上则尽力做到生动活泼、深入浅出。

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日趋普及，电视文化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瞩目的一个新课题。从广义上说，电视文化不仅渗透于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

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素质、价值观念、心理结构；从狭义上说，帮助广大观众了解电视媒介本身，也是普及电视文化题中应有之义。就在这个意义上说，让广大电视观众从这套丛书中获得鉴赏电视节目的一些知识，也是我们编撰的目的之一。

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面前的是国内第一套电视专业的丛书。万事起头难，难就难在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。因而在我们的工作中肯定会出现某些缺点和不足。诚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：“科学决不是永远不会是一本写完了的书”。我们将在电视理论和实践的园地里不懈地耕耘；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。我们深信电视界以及有关的教学、科研单位都会关注并致力于这项事业，编撰出更多的专著。有耕耘，就有收获。祝愿我国的电视理论建设早日呈现花繁果硕的新面貌！

最后，切盼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对这套丛书多予指正。

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

引 言

我喜爱文学创作，同时也写点文艺理论文章。我常想，一沾理论的边儿，文章就要写得干巴巴吗？能不能写得活一点、耐看一点？我读某些大学者的对话录、随感录，总比读某些“基础理论”之类的大部头，感到有兴味：常常是在轻松、愉快，甚至不乏幽默味道的情绪中，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，或引人深思的启示。

我也想学着把文章尽量写的洒脱些，随便些，稍微有点笑意地讲自己的观点，而不是板起面孔指点人家“应当这样……”，即是除了讲清道理，在文字上也能给人一点意味。

为此，便忽然有了下面的一些设想……

目 录

上编 观念篇

- 一 粗糙·光彩——性质说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从朦胧中走出——概念说…………… (10)
- 三 石头·大海·白云的启示——本体与观念…………… (21)
- 四 从一个画面说起——艺术构成说…………… (44)
- 五 静止与涌动——时空说…………… (58)
- 六 不断有船舶驶来，大海才……——创新说…………… (67)
- 七 海的胸怀——借鉴说…………… (80)

中编 创作篇

- 一 种类·样式·风格…………… (107)
- 二 构 思…………… (144)
- 三 题 材…………… (152)
- 四 主题·情节…………… (156)
- 五 结 构…………… (163)
- 六 戏剧场面的设置、安排…………… (171)
- 七 塑造人物形象…………… (175)
- 八 谈电视剧剧作的语言艺术…………… (185)
- 九 电视剧与其他艺术…………… (196)
- 十 谈谈电视长篇剧的创作…………… (209)

- 十一 关于民俗美与人情美的统一…………… (215)
- 十二 谈谈电视剧的改编——由小说到电视剧…………… (219)

下编 观赏篇

- 一 欣赏，需要艺术感受力、理解力…………… (236)
- 二 屏幕大小与艺术优势…………… (243)
- 三 电视剧的功能和欣赏层次…………… (248)
- 四 关于电视剧欣赏心理与创作心理的契合…………… (256)
- 五 对于“电视剧评论”的评论…………… (262)

—— 上编 观念篇 ——

设想之一——“海滨拾贝”

偶然在海滨疗养，结识了两位电视剧界的朋友，拾取了以下的对话……

一、粗糙·光彩

.....

——性质说

电视剧是大众艺术。大众艺术必得通俗？通俗=粗俗？
雅俗不能共赏？雅，即是创新？俗，能否创新？

〔那天，我们先是看一部电视剧。内容：写一个新厂长上任，如何使一个小厂扭亏为赢；同时，新厂长被刚分到厂里技术科的一位女大学生爱上了，可他却已结婚。于是，两人都陷入痛苦之中。……〕

王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）好家伙，终于完事了。嗨，电视剧的名声，都叫这些破玩艺儿给败坏了。

张 哎，老宋，你觉得对这种电视剧有必要进行批评吗？

宋（笑了）要是逐个批评这一类电视剧，我们的报刊别登别的文章了，光登这种批评，恐怕还登不过来。

王 对，不理它。就叫它在人们的沉默中死亡。要知道，搞创作的，并不怕批评，倒害怕沉默。

张 是啊，批评也能叫人达到一定的知名度。这是当前我们某些人的时髦心理。

宋 可惜的是，这种粗俗的电视剧还一下子不能从沉默中死亡，它还在不断地滋生，不断地蔓延。对于这样一种艺术现象倒值得很好研究。从人们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，它必然有一定的生长土壤。

张 是的，从文化心理，从社会的大的文化背景来看，这几年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粗俗的东西比较流行。我们的心态，大众的心态，从闭锁走向开放，必然要受外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。从接受学角度来看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，都喜欢接受相应文化层次的作品的影响。大众文化，从来都是粗俗的东西占主流。外国的，中国的，都是这样。于是，就形成了当前生活中，洋的粗俗同土的粗俗的混杂。我们的电视剧也属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艺术，也逃不脱粗俗的创作倾向……

王 噢，叫你这么说，这种粗俗的破玩艺儿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了？

张 不！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粗俗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流行？文学中的通俗小说，音乐中的通俗音乐，电影中的武打片、侦破片、电视剧中的情节剧、言情剧……诸如此类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喜欢啊！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一种文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；这，谁也否认不了。难道你把这现象都叫做落后？或者用学术界一句行话来说，把它称之为“滞后心理”？

宋 当然，这是一种复杂现象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消遣、娱乐，这本来就是艺术的功能之一。而且，从“游戏说”——艺术起源的一种说法来看，这是艺术最原始的一种功能，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。通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消遣、娱乐的功能。有人说，当代文学艺术在走向哲理，走向思考，走向理性，——好象是电影界有人引进国外理论家的一句话，说是“二十世纪的艺术是理论滋养灵感的艺术”。但我认为，艺术不管如何理性化、抽象化，人们欣赏它，需要它，毕竟和学生上课、听报告不一样，它不能不带有娱乐的、有趣味的成份。教育、知识、娱乐这三大功能，对于不同的艺术品来说，可能所占的比重不同。相对而言，通俗艺术，或者说大众艺术，娱乐成份可能多一些。但是，通俗并不就是粗俗。通俗里面，也可以产生精品。比如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侯宝林的某些相声、福尔摩斯探案，等等。可粗俗的东西呢？包含着明显的粗制滥造的现象，比如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部电视剧，还有前一阶段我们进口的某些港台的、外国的武打片、连续剧。我以为，俗与

粗并不具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。

张 看看！这就牵扯到对粗俗的理解。老宋，你把粗俗中的“粗”看作是粗制滥造的“粗”，我呢？把它当作是艺术上粗糙一些的“粗”。我认为，大众化的艺术可以允许艺术上粗一点，内容上浅显一点，俗一点。当然，粗制滥造不行，这要反对。但，即便是高雅类的作品，也有粗制滥造的现象吧？

王 小张，今儿个你可是变了个人似的。我记得以前你把《济公》这一类电视剧，贬得一钱不值。这会儿，你倒抬举起通俗作品来了。

张 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经过反思，经过自省，我觉得个人创作上的追求，风格，因人而异，不应强求一律。创作，除了反映时代、生活，还得体现创作主体意识的个性。比如我，我还是要按纪实美学的要求，走自己的路。可能现在观众少，但我有信心扩大自己的艺术影响；而且，我也要努力寻求我的创作意识与观众的观赏意识的衔接点，——完全不考虑衔接，是不行的；孤芳自赏，没有出路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一阶段我也在思考，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确实属于大众艺术范畴，是上赶子送到人家家里的大众艺术。它的主体，它的大部分作品还得符合最广大观众的欣赏口味。日本的《血疑》、巴西的《诽谤》、香港的《上海滩》、《霍元甲》、我们的《济公》……搞艺术的人大概都嗤之以鼻，认为不过是些糊弄老百姓的破玩意儿，没啥艺术性。可是，它们却有那么高的收视率，据说，包括一些学者、教授也看，把它们当作休息时用来消遣的娱乐品看。你说是些糊弄老百姓的破玩艺儿，那么你搞一个试试看？我们电影界有一位导

演说，象《三笑》那种影片，我一年不费劲儿就能拍它几个。其实，未必。现在，放开手，提倡大家搞娱乐片，搞喜剧片，可我们搞出些什么来了？中央电视台搞的喜剧片展播，没有几部能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喜剧片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试着写一部情节性强的破案片，怎么也结构不好，老觉得落套。其实，编故事，编情节，要编得天衣无缝，合情合理，构思新颖，人物形象又动人，并不那么容易。回头再来看《济公》，我就很敬重导演张戈了。这种片子搞出来，明摆着文艺圈里的人不会欣赏，可老百姓会喜欢，济公这个形象在群众中是有市场的。他就瞅准了这一条，拍成一个娱乐片。很好，老百姓欢喜得不得了，“鞋儿破，帽儿破”的歌，流行于大街小巷。游本昌的济公形象，被画家、雕塑家都承认了。画上的济公、雕塑的济公，都依照电视剧上的形象。这说明了，这个形象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成功的。报上报道，这个电视剧在新加坡放，也大受欢迎。你看，国外的华人也认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对它挑出各种毛病，艺术上没啥新意呀，就是说故事呀，浅显呀，没甚回味的东西呀，哈哈一乐就过去了呀，等等。还有，说它只不过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救世主，是中国人的一种封建意识的流露；还有，说它只不过在一个老掉牙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框子里编故事，如此而已。老实说，我也讲过这类的话。其实，仔细想想，这未免有失公允。惩恶扬善，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，多少作品若抽象成一句话，不都可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吗？我们为何单责难《济公》呢？救世主，同当代意识相比，也许可称为是一种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，是一种所谓“滞后心理”吧！但是，我们且不说这个古老的故事本就是封

建社会里流传下来的，即便以当代中国情况看，小至一个具体单位，大至一个国家，大大小小的领导难道对我们事业的成败不在起决定作用？现在有人说，英雄的时代、个人突出的时代过去了。我不这样看。领袖还存在，英雄还存在，这难道不是生活的事实？所以，我说，人们盼望多出几个《新星》中的李向南，多出几个惩恶扬善的济公活佛，这没有什么坏处，也不能一律斥之为“滞后心理”。人们当前的真实心态就是这样嘛！我说了半天的济公，无非是说，我们的电视剧不能舍弃这种通俗的娱乐片，光去搞《巴桑和她的弟妹们》、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那一类的非得具备一定文化水平才能欣赏的雅的东西，电视剧，大量的该是通俗剧。国外，好象也是这样，象美国的“肥皂剧”、日本的清晨电视小说、英国的“加冕街”……总之，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对，“下里巴人”和“阳春白雪”都需要。但对电视剧来说，更多的恐怕还是“下里巴人”。

〔在小张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的过程中，老王不知何时坐到床上，托着下巴深思起来。

宋 小张，你这种看法，在影视理论界也有。有个全国很有名的学术杂志召集一些戏剧、电影、电视艺术界的学者开会探讨电视剧特性，有人使用五个字来概括电视剧：“粗、俗、浅、露、小”，而且声明，这是同电影比较而言。我对此不以为然。诚然，电视剧是大众化的艺术，符合大多数观众口味的作品应该多一些。但大众的通俗东西，也有两种搞法：一是粗制滥造，以为老百姓好糊弄，他们的要求也不高，好歹把窝头蒸熟了，给他们，他们就满足了。当前出现的一些胡编乱造、俗不可耐的电视剧便属此例，其

实，老百姓也不那么好糊弄，也不是就对趣味低的玩艺儿感兴趣。我国第一部连续剧《敌营十八年》播出后，来自老百姓的批评信数量最多，编导把群众的欣赏水平看得过低了。另一种，粗粮精作，内容通俗易懂，同时也讲究艺术性，也讲究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动人。文学上，张恨水的某些作品，赵树理的作品，不是既通俗又精致吗？刚才说到的电视剧《济公》，实事求是说，艺术上还是粗了一些，不能算是精品。但好处是它塑造了一个济公的形象。这个形象是人们心中的济公，人们承认了。单就这一点来说，它还不能算是粗制滥造。它比那个《八仙过海》要好得多。那么，电视剧里，有没有既通俗又比较精致的东西？有。象《少帅传奇》，象《武松》，象《甄三》的前六集，等等。还有《四世同堂》，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雪野》也是雅俗共赏，但更偏重于“雅”。我倒觉得，雅俗共赏应当是电视剧创作者的艺术追求目标，它能获得最广大的观众面，符合电视这种大众的传播工具的性质。

张 可是，雅俗能否共赏，还有争论。国外的影视导演拍作品，事先目的性很明确，是为了卖钱，还是为了获奖？前者要考虑上座率、收视率，后者要追求艺术性。可见，这两者并非那么好统一。

宋 国外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，还不完全一样。我觉得，我们的影视评奖，是考虑了观众欢迎与否这个因素的。比如，这几年获“飞天奖”的电视剧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少帅传奇》、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、《走向远方》、《四世同堂》、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，等等，不都是收视率较高的剧目吗？当然，也有一些艺术上创新的作品，一时间还不

能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，更多的是受到影视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的赏识，也获了奖，象《巴桑和她的姊妹们》，这大约就是属于提高的雅的作品范畴了，是“阳春白雪”了。这些作品的功绩在于艺术上有所突破，为电视剧艺术方面的提高探索了新路。我们知道，闯新路是不容易的，需要胆识，需要才能，需要冒风险，也许会成功，也许就一败涂地。没有这些探索新路的作品，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便只会走老路，老是那么些样式，那么些招数，久而久之，观众也不买帐。求新、求异、求奇，是一种观赏心理的需求。所以，鼓励艺术上创新，意义是很重大的，是一种繁荣艺术创作的战略眼光。

王（似乎刚刚从沉思中醒来）说到创新，我很佩服那些年青的艺术闯将，如孙周、张光照、王宏、何为、潘晓阳……最近，我看了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，听说编剧石零、导演、摄像张绍林也都是年青人。他们把这个剧拍得很有味道，很有新意。我看他们的艺术功力并不次于电影界的那几个年青的导演。我是拍不出这种作品的。有人老是以为艺术创新的东西，老百姓就一定难以接受。其实，也不见得。《大众电视》举办的“金鹰奖”，主要以观众投票的票数做为评奖依据，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获得了很高的票数。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

张 创新不是就一定同“雅”划等号，俗也可以创新。老舍是位通俗文艺大师，他的《茶馆》，要说俗，也算俗吧。可要说艺术创新，那是没比的。单说把那么多丰富的内容、人物命运的变化、时代的变迁，只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，这就是神来之笔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相反的，有些

自以为“高雅”的玩艺儿，其实很幼稚。不过是学步，还没学象。

宋 这一点，我赞同小张的说法。关于电视剧青年导演的创新问题，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值得我们找个长一点的时间好好谈谈，怎么样？

王 好。老宋，你是搞电视剧理论研究的。我总觉得电视剧的理论建设比电视剧的实践更薄弱。许多认识，都不清楚。对于电视剧的一些艺术创作规律，没有很好地、很有系统地进行探讨。至今，连电视剧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还处在争论之中。有时候，我想想都可笑。国内外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在从事电视剧创作，有那么多的理论家在从事电视剧研究，作品、著作、文章都出了多少，成天嚷嚷电视剧冲击了电影，冲击了戏剧，可又不承认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，真叫人难于理解。它不是电视剧，它是什么？是电影？那怎么还会冲击电影？是戏剧？那怎么还会冲击戏剧？

宋 老王提起电视剧理论研究，这当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，很愿意和二位一起探讨。我承认，电视剧理论研究落后于创作实践。这几年，在抓，出了一些成果，但仍然很可怜，同影、剧的研究没法比，同文学研究更没法比。前些时候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写过一篇文章，对此进行呼吁，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研究方向……（这时，我看了看表，发现大小表针即将在“12”上重叠。）二位，得休息了。明儿个一大早儿，不是还得去鸽子窝看日出吗？

〔三个人，忽然都觉得惬意上来了，连锁似的打了几个哈欠，便纷纷嗽口、洗脸、入睡。

〔枕边，时时传来涛声……〕

二、从朦胧中走出

——概念说

电视剧，影视艺术、视听艺术，这几个概念经常挂在人们的口头上，也常见之于报刊。可实际上，它们都是几个含意混乱的概念……

〔夜里下了雨。第二天早起，仍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〕

〔去鸽子窝看日出，是不成了。也好，我们索性关在屋内，继续我们的电视剧自由谈。〕

〔应王、张二位的要求，我先念了一下我的那篇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的文章。〕

宋 这几年，我国电视剧生产数量增加很快，质量却未能很好跟上去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，但与其理论的贫乏有直接关系。少数上乘之作爆响之后，未能认真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，寻出成功的规律；大量平庸之作出现，也未能提高到理论上加以认识分析。某些有才气的中青年导演在表现出艺术创作上的不稳定之后，也迫切感到要加强电视剧艺术理论的研究。当前，从各方面看，电视剧的艺术实践都在强烈地呼唤着电视剧的理论建设。

电视剧是否需要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？有一种观点认